

蓄谋已久 何谈诚信

——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 按照日本政府的决定，福岛核污染水于8月24日开始排入海洋。这一排污进程将持续数十年。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其结果是将福島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1 核污染水排海蓄谋已久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占约三成，未

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经过ALPS处理。

而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决？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但公布后遭到日本农林渔业等团体的强烈反对。连时任日本复兴担当大臣吉野正芳都表示，反对将核污染水处理后排海。

2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IAEA评估前，早就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年4月，即ALPS投入试运行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邀请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问题。当时的IAEA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出任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IAEA做工作。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IAEA在环境监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

然而，东电和经产省显然已将排海方案视为“既定方针”。2017年7月，经产省在福岛市举行“废炉与污染水对策当地协调会议”，摆出要与当地协商的姿态。但时任东电会长川村隆在会前对媒体声称东电已就排海“做出判断”，引发社会广泛不满。

为说服公众，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有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委员会。2018年8月，该委员会在福岛和东京举行听证会，名义上是听取民众意见，但实际上是要为排海方案背书。听证会上，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时任委员长更田丰志有关“排海是唯一可行选项”的说法遭到各方质疑。比如，针对东电提出的污染水储存能力和空地不足问题，有意见指出，可以考虑使用10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储存罐，空地则可利用已确定废炉的福岛第二核电站。针对核污染水处理的难度问题，有意见提到，可以采用1979年美国三岛核事故曾经用过的水

蒸气排放方式。还有意见指出，ALPS无法去除的放射性元素氚的分离技术正在研究中，应在该技术成熟并应用后再排放。

然而，2020年2月，上述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地层注入、地下掩埋、氢气释放等方式“问题很多”，有过先例的排海和蒸汽释放才是“现实选项”，同时强调排海比蒸汽释放有“诸多好处”。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此后，排海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2021年12月，东电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处理水排海设备施工计划；2022年7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批准该计划；今年1月13日，日本政府确认将于“春夏之际”实施排海；6月26日，东电宣布排海设备建造完成；7月7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排海设施验收“合格证”交付东电。

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机构报告对日方排海方案安全性的结论是片面的，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也无法确保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更难以前预估放射性核素长期累积和富集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以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能确认数据准确、设备可靠、监管有效，也就无从得出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向海洋排放超过130万吨核污染水是安全的这一结论。”

时产生影响。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7月9日在会见格罗西时指出，IAEA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自始至终迎合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立场，不顾及该做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而仓促得出结论，令人非常遗憾。

再次，IAEA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IAEA成员国的看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IAEA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

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尽管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试图说服渔业从业者，但始终未能成功。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通过特别决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不顾反对，违背自身承诺，坚持推进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今年7月14日与经产大臣西村康稔会谈后表示，只要对排放不能放心，就不可能改变反对的立场。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7月11日与西村康稔交换意见后强调，对照政府“不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便不（对核污染水）展开任何处置”的承诺，渔民们不能容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4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ALPS“处理水”安全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

塞入“欢迎走向排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IAEA基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IAEA独立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5月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7月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2月以来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

污染水排海的“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

要“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4日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指出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的表态缺乏诚意。迄今中方在双多渠道同日方开展交流，反复表达专业部门意见和关切，但日方不顾中方立场，执意按既定时间表推进排海。“如果日方将排海作为磋商的前提，一味把排海强加于中方，那种磋商意义何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小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公事、大事。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正当关切，违背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危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绝非负责任国家所为。

起底东京电力公司处理核事故“黑历史”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 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呼声，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日方声称，排放的核污染水已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过滤净化并进行稀释，其所含放射性物质浓度远低于排放标准，不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伤害，但公众并不相信这套说辞，因为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有太多应对散漫、隐瞒欺骗的“黑历史”，很难再取信于公众。

散漫 酿成灾祸

2011年福岛核事故虽然由“3·11”大地震这个天灾引发，但人祸也不可忽视。

日本地震多发，防止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等灾害是核电站运营的基本要求。早在2002年，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就公布了一项地震预测的“长期评价”，指出包括福岛外海在内的日本东部海域存在发生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的风险。日本政府曾要求东电就此进行评估，但东电一直拖延，数年后虽然开始讨论海啸应对并得出海啸可能高达15.7

米的结论，但东电高层以“科学依据不明”为由并不相信，继续维持较低的防海啸标准，导致“3·11”大地震及海啸发生时措手不及。

东电对“3·11”大地震和海啸的初期应对极其混乱。地震发生后，核电站1至3号机组日常和备用电源同时失效，东电派出的应急供电车却因电缆太短而无法与机组联机。1号机组压力容器内生成大量氢气需要进行水蒸气释放时，东电考虑自身损失犹豫不决。当日日本政府强令东电释放蒸气，东电又长时

隐瞒 已成常态

在福岛核事故处理过程中，迟报、瞒报事件频繁发生，这似乎已成为东电的常规操作。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电就掌握到3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已达30%，同时1号和2号机组堆芯损坏率均超过5%。根据当时东电内部标准已经可以确认发生堆芯熔毁，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东电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饰，拖到当年5月才承认堆芯熔毁。在后来调查中，东电一度否认公

司内部有认定堆芯熔毁的标准，最终才承认时任社长清水正孝指示不要使用“堆芯熔毁”一词。

2011年6月以后，东电曾长期声称没有新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然而，随着2013年一系列核污染水泄漏事件曝光，东电当年7月终于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此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但东电并未因此吸取教训。2015年2月，东电再次被曝隐瞒实情，公司在2014年4月即知晓有高浓度

欺骗 公然撒谎

尽管在核事故处理过程中，日本政府提出过处理核污染水的五种方案，相关领域专家也提出过其他方法，但东电和日本政府一直认为排海才是“现实选项”。为了平息反对声音，东电不惜公然撒谎。

在日本国内，渔民是最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群体。为对其进行安抚，东电2015年8月先后向福岛县和全国性渔业团体书面承诺，在没有获得包括渔业从业者在内的相关方理解前不会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两份承诺书至今仍能在东电官网上找到，也得到日本政府认可，但东电和日本政府推进排海计划的脚步从未停止，表明所谓“承诺”不过是东电和日本政府欺骗渔民的“障眼法”。

近年来，东电为宣传经过ALPS处

理的所谓“处理水”的安全性，不断组织利益攸关方、当地居民等到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视察游”。这一过程中，东电人员会利用辐射检测仪测试“处理水”样本，证明其放射性物质达标。但《东京新闻》去年10月披露，东电使用的检测仪灵敏度不高，该报记者用放射性铯含量达排放标准19倍的水做实验，同类检测仪没有反应。该报评价，东电此举被批“操弄（民众）认知”和“说谎”一点也不冤。

东电种种散漫、隐瞒、欺骗行为暴露了该公司的自私与贪欲，将企业利益而不是环境安全和民众健康等公共利

放射性核污染水从排水沟持续排入大海，却一直未予公布，也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东电随后不得不派人到日本政府主管核能的经济产业省鞠躬道歉。

事实上，在2007年新潟县中越海域地震发生后，东电就曾迟报地震造成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变压器起火与核泄漏，在处理福岛核事故过程中的迟报、瞒报事件也不止上面这几起，“隐瞒体质”一词已成为各界批评东电隐瞒成性的固定用语。

8月24日，日本民众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新华社发